

欲望的礼物:《劳儿之劫》

马元龙

本文试图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详尽地阐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劳儿之劫》。《劳儿之劫》中存在诸多谜题,作者没有做出丝毫提示,作者本人对这些谜题也没有明澈的理解。通过比对标康的《逻辑时间》和杜拉斯的《劳儿之劫》,能够发现两者都涉及到一个主体间的三角关系模式。人的主体性建立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失去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我”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劳儿那种“视而不见”的“窥视”以及一切谜题,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196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版了她的新作《劳儿之劫》(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这篇小说与作者此前出版的作品风格迥异,因此甫一问世便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其间批评意见占据了一时之主流。拉康也对这篇新出版的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遵循他自己一贯的做法,拉康广泛阅读了杜拉斯的作品,尤其精读了《劳儿之劫》。次年6月,拉康安排他的学生蒙特莱(Michèle Montrelay)在自己的研讨班上就这篇小说作了精彩纷呈的长篇介绍,从而使这本书在拉康的圈子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使杜拉斯的这篇小说和拉康的批评更添一份魅力和神秘的是,拉康提出与这位素昧平生的女作家举行一次会晤,因为《劳儿之劫》使他吃惊:玛格丽特·杜拉斯从来没有接触过精神分析,似乎也没有阅读过拉康,但她以一些非常接近于他自己的语言和术语,描绘出了一种女性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一个女人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症患者。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拉康问杜拉斯从哪里“发现”了这个人物,杜拉斯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细节记录在拉康的《向写作“劳儿之劫”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一文里。在这篇文章中,拉康提到了弗洛伊德对艺术家们的敬意,因为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上,艺术家们总是超前于

蒙特莱后来把自己那对在拉康研讨班上的演讲改写成了她的《阴影与名字:论女性》(L'Ombre et le nom: sur la féminité Paris: Minuit, 1977.)的导言。她这样描述了她阅读《劳儿之劫》的感受:“你不可能像读其它书那样来读这本书。你已经不能再主宰自己的阅读了。或者你受不了它,把它放下,或者你让劫持/迷狂发生,使自己被吞没、消灭。你读它,手不释卷,但是在你读它时,你深深地忘记了……这篇小说偷走了你的灵魂。它把你带进了一种贫乏,在这种贫乏中,爱与回忆合而为一了。”(Jean-Michel Rabaté Jacques Lacan: Psychoanalysis and Subject of Literatur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p. 194.)

Jacques Lacan, “Homage to Marguerite Duras on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trans Peter Connor, in Duras by Dura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7. 下文简称“Homage to Marguerite Duras”。

他自己。拉康说：“我在劳儿·瓦·斯泰因的迷狂/劫持中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事实证明，在这篇小说中，玛格丽特·杜拉斯没有我也知道了我传授的东西。”那么《劳儿之劫》究竟写了些什么？是什么东西让拉康如此惊异？

这篇小说十分费解，我们可以把这些疑谜略作归结：1. 订婚舞会上麦克·理查逊不可思议地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神魂颠倒，以致完全遗忘了作为未婚妻的劳儿，并最终义无反顾地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双双携手而去，将劳儿弃之不顾。当此之时，劳儿为什么会大声喊叫说“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她不仅没有及时逃离这样的奇耻大辱，反而整夜都躲在绿色植物后观看这忘情地翩翩起舞的一对，最终竟嫌舞会结束得太早了，为什么？2. 基本平静下来之后，她为什么突然把自己的名字（Lola Valérie Stein）缩减成了 Lol V. Stein？3. 她为什么突然觉得做劳儿·瓦·斯泰因是多么令人厌倦，漫长无期？她为什么想寻找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又为什么在寻找这个词上面临着无法逾越的困难？这个词是什么？它存在吗？4. 显然，舞会是一次灾难性的事件，但十年之后，为什么劳儿对雅克·霍德说，当时她并不感到痛苦，在麦克·理查逊看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那一分钟，她就不再爱他了？5. 既然如此，为什么十年来劳儿的世界就只有他们三个人？为什么她此后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他缓慢地脱下不是劳儿的另一个女人的黑色连衣裙？塔佳娜“黑发下赤裸的身体”与“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配着同为黑色的绢纱紧身内衬”的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有什么关系？6. 劳儿回到沙塔拉之后立刻“爱”上了雅克·霍德，塔佳娜的情人，但为什么她反而坚决要求雅克·霍德，如果他爱自己的话，就绝不能离开塔佳娜？为什么他要求雅克·霍德把他和塔佳娜的幽会做爱作为礼物献给她，让她躺在屋子外面的麦田里“窥探”——事实上她并不能看见——他们？如果她是一个窥阴狂，为何又仅仅满足于“视而不见”？

就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还没有发现有哪一本小说向读者提出了这么多费解的问题。侦探小说中有很多谜团，但这些谜团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并最终会一一得到揭示，至于《劳儿之劫》的疑谜，则完全不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小说本身对这些问题最终并没有做任何解释或者暗示，似乎作者就像劳儿一样，对这些疑谜浑然不觉。或许这正是它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也许只有借助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才能解释这些疑谜。

这个迷宫的起点就是它的标题：“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The Ravishing of Lol V. Stein)”。 “Ravissement”与它在英语中的对应词“Ravishing”在各自的语言中具有索绪尔意义上的相同“价值”，也就是说，它既有“劫持”的意思，也有“迷狂”的意思。但是在汉语中，没有任何词语同时包含这两个义项，正是这个为通过汉语阅读这个文本的读者又增加了一道障碍。拉康在他的《向杜拉斯致敬》中直接把焦点集中在了关于这个标题的解释所提出的问题上，让我们来听听拉康的声音和他的立场吧，这种声音和立场通常都是以一种拉康式的使人备受折磨的句法表达出来的：

Le Ravissement: 这个词语谜一般费解。它有一个由劳儿·瓦·斯泰因决定的客观或者主观的维度吗？——是劫持/迷住还是被劫持/被迷住？

被劫持/被迷住。我们想到了灵魂，想到了由美锻造的效果。但我们应该而且最好借助一个符号使我们自己从这种可以轻易得到的意义中解放出来。

一个令人销魂的女人也是由这个受伤的人物强加给我们的形象，她被放逐出了事物，

Jacques Lacan, “Homage to Marguerite Duras”. 能得到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康的理解和盛赞，自然令杜拉斯感到高兴，但拉康这种盛气凌人的口吻同时也让她极不舒服：“关于《劳儿之劫》，人们对我说的最漂亮的话出自一个批评家之口，类似说‘《劳儿之劫》是我写的’。”“是谁让劳儿·瓦·斯泰因从棺材中走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是个男人，是拉康。”尤其令杜拉斯恼火的是拉康的这句话：“玛格丽特·杜拉斯没有我也知道了我传授的东西。”对此，她忿忿不平地说：“这是男人、主人的话。至少是有力量的男人的话，显而易见。作为参照的，是他。‘我传授的东西’，她，这个小女人，居然知道。这份敬意是巨大的，但这份敬意最后绕到他自己头上去了。”参见《劳儿之劫》附录，王东亮译，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5—216 页。

你不敢碰她，但她把你捕获住了。

但是，这两种活动被纽结在了一个密码中，这个密码在一个名字中得到了揭示，这个名字被巧妙地编织进了 Lol V. Stein 的书写轮廓中。

Lol V. Stein：纸飞起来了，V，剪刀，Stein，石头（stone），在爱（love）的猜谜游戏中，你迷失了你自己。

有人回答说：哦，张开你的嘴，我为什么要在水上做三级跳，我要从这个爱的游戏跳进哪里？

这些艺术技巧表明杜拉斯才是劫持者/使人迷狂的人，而被劫持/被迷住的正是我们。但是，为了加快我们跟随劳儿的脚步，从始至终，她的脚步都在小说中鸣响，如果我们听见了身后发出的这些脚步声而并没有撞上任何人，那是因为她进入了一个双重的空间；或者毋宁说是因为我们中的一员已经把思想传递给了另一个，但在这种情况下，是谁让他自己被穿过了呢？

或者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吗？——这个密码应该以其他某种方式推算：因为要破译它，人们必须“三算自己”（count oneself to three）。

“被劫持”、“被迷住”意味着被带走了，被放逐了，或者被什么迷住了，而且迷恋得神魂颠倒，狂喜万分。但就这篇小说而言，究竟谁被劫持/迷住了？或者谁劫持/迷住了谁？“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中的“de”既可以表示宾格——对劳儿的劫持，也可以表示主格——劳儿对别人的劫持，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介词。作为宾格，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劳儿被她所见证的那些情景劫持/迷住了，既包括麦克·理查逊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忘情的彻夜之舞，也包括她所“视而不见”的雅克·霍德和塔佳娜在森林旅馆中的幽会。作为主格，它意味着劳儿劫持/迷住了其他人，或者至少可以说她是其他人被劫持/迷住的原因。不过，在文本的叙述层面上，被劫持/迷住的人是雅克·霍德。

不管是劳儿被别人劫持/迷狂了，还是劳儿劫持/迷狂了别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两个三角关系中：第一个三角关系的三方是劳儿·斯泰因、麦克·理查逊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第二个三角关系的三方是劳儿·斯泰因、雅克·霍德和塔佳娜·卡尔。也许只有当这种三角关系能够从精神分析上得到解释，才有可能理解上面那些疑问。

在上述引文的末尾，拉康说“这个密码应该以其他某种方式来推算：因为为了破译它，人们必须‘三算自己’”。那么如何“三算自己”呢？为此我们必须借助拉康的另一篇文章，即“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 A New Sophism”，这篇文章在拉康的诸多论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拉康为我们出了一个逻辑游戏。一个典狱官叫来三名囚犯，让他们接受一项测试：他向他们展示了五个轻重大小完全相同的圆盘，其中三个白的，两个黑的；然后在每个人背后挂一个盘子，他们可以看见其他二人的盘子的颜色，但无法看见自己背上的盘子是什么颜色；任何形式的交谈都是禁止的。谁最先前去向典狱官报告自己推理出而不是任意猜测出了自己背上盘子的颜色，他就可以获得释放。在讲明题目与规则之后，典狱官在每个囚犯的背上都挂了一个白色的盘子。他们该如何推理呢？假如我们以A、B、C来指称这三个囚犯，我们姑且从囚犯A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逻辑问题——从囚犯B或C的立场出发是

Jacques Lacan, “Homage to Marguerite Duras”.

Jacques Lacan, “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 A New Sophism”, trans. Bruce Fink, in *Ecrits*, New York: Norton, 2002. 以下简称“Logical Time”。多米尼克·霍恩斯说：“事实证明，要正确解释与既定事态之间发生断裂——齐泽克将这种破裂称为‘行动’——的那个时刻，这篇文章极具启发意义。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它阐明了‘爱’的时刻不仅是‘行动’的时刻，或者忠于真理的时刻，而且同样还是被变为废物的时刻。”（Dominiek Hoens “When Love Is the Law: The Ravishing of Lol Stein”, <http://www.lacan.com/perfume/frame.htm>）

完全一样的。假如囚犯A看见囚犯B和C背上的盘子都是黑色的,那么他可以立刻确定自己的盘子是白色的。显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就太简单了。假如囚犯A看见囚犯B和C的盘子都是白色的,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问自己:我的盘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仅仅只是死抠着这个问题而不去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他什么结论也得不到。于是,他必然会想:如果我的盘子是黑色的,那么B 或者C) 就会看见一黑一白;因此B 或者C) 自己会想:如果我的盘子是黑色的,那么Q(或者B) 必然会看见两个黑色的盘子,那么他立刻可以确定自己的盘子是白色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定会立刻前去找典狱官报告自己的答案。现在他没有动,证明我背上的盘子是白色的。

拉康将这个游戏中的逻辑推理过程分为三个时刻:扫视的瞬间、理解的时间和结论的时间。他们首先看见两个白色的盘子,这一刻称为“扫视的瞬间”。因为不可能立刻得出结论,所以他们不得不思考,并努力从他人的视角出发对自己的颜色(身份) 做出假设,以期理解自己的颜色(身份),这便是用于理解的时间。“两个白的中的每一个必须在另一个身上确定出的一定长度的思考时间是证明这个时刻的前提条件。”拉康主要想指出的是,主体为理解自己的身份所花的时间可以是无穷的——可怜的劳儿就是这样,只有做出结论才会给这个时间画上一个句号:“理解的时间可以简化为扫视的瞬间,但是这扫视的一瞥可以把理解所需的所有时间都包含在这一瞬间。”理解是为了做出结论,但结论必须建立在一个必不可少但不充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即“如果我是黑的”。这个推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要得到结论,就必须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先行出一个结论来,只有做出结论的行动才有可能在事后验证推理是否正确,不做结论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验证。在结论的时刻做出的行动可以归结为一个述行声明:使自己认同于一个能指。正是这个行为结束了用于理解上的时间,用于为意义和内涵有效地奠定基础的时间。如果人们错失了做出结论的时刻,那么用于理解上的时间就变成了关系到别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假设的最初时刻。最初的假设把作为对象的“我”与他人的凝视联系了起来,但是把“我”与作为主体的他们分割了开来,因为“我”是他们所不是的那种。

在这场智力竞赛开始之后,对任何一人来说,其他二人的“静止不动”只能理解为他们对答案仍然踌躇未决。推理中涉及的两“如果”的相加是由囚犯们的焦虑推动的,焦虑不是担心自己会输掉比赛,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整个推理过程的进行必须建立在他人的“静止不动”上。因为一旦有人开始迈步向前,不仅其他二者必然会停止思考,而且必然知道自己虚拟的那个结论是不可能的。拉康不遗余力地探讨这个游戏,决不是因为它很有趣,如果我们能够联系到拉康的镜像理论,理解拉康在这篇文章中要表达的主题就毫不困难了,这个逻辑推理的重要性在于,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基于逻辑时间和主体间性的身份建构与精神分析学上的镜像理论联系在一起:“这种通过其自身的逻辑时间的湮析而产生‘我’的逻辑生成运动与它(即‘我’——笔者注) 在心理学上的诞生是基本类似的。”多米涅克总结说:“拉康的主题是,人们只有通过一个决定性的(即作出决定的——笔者注) 主观行动才能获得一个身份,而这个决定性的主观行动则基于将时间引进主体间的动力学中。这个行动存在于‘从焦虑中得到确信’。”

因此我们就在拉康的《逻辑时间》与杜拉斯的《劳儿之劫》间可以做一个精妙的比较,两者都涉及到一个主体间的三角关系模式。在这种三角关系模式中,时间是逻辑因素,而事件对任何主体来说,都是优先的、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确立身份建构中的一个基本点:只有从客体的立场“发明”或者“跳进”主体的立场,人才能获得他的主体性。在那一时刻,我在他人身上预设了一个推理,由此秘密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他人;此时,我会面临一个最初的假设——我与他人不同。这个差别不仅是实际的,而且被完全包含在了展开的逻辑过程之中,且正是在这种差别的基础上,其他人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并把我甩在后面。囚犯们必须参与的这个智力游戏与小说中发生在劳儿订婚舞会上的那一幕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Jacques Lacan, "Logical Time".

Dominiek Hoens "When Love Is the Law: The Ravishing of Lol Stein".

劳儿似乎就是在这个做出最初假设的时刻被劫持了。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进入娱乐场的那一刻起，劳儿就被劫持了，其他一切人、事、物都失去了意义，以致即使是对麦克·理查逊，劳儿也说：“那个女人一进门，我就不再爱我的未婚夫了。”我们在这个智力游戏中已经发现，逻辑推理的起点，即假设自己与其他人不同，是如何正好在最后的结论的时刻之前回归的。小说中被他们“像中午海滩上的一条死狗”般抛弃的焦虑，其实就是沦为其他二者的对象/客体所引起的焦虑，这种焦虑会潜在地推动人们做出结论。但要做出这个结论涉及到预先与一个能指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是“预想的”，是因为它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需要得到他者的承认。劳儿似乎在这个需要做出贸然决定的时刻给麻痹了，因此她的话经常只说到一半就没有下文了，这一点我们在小说中经常可以发现。人的主体性只能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动力学关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主体性不是凭空或者单凭自己就能建立起来的，而是必须建立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失去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我”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劳儿竭尽全力想实现这种认同，但她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因此，黎明时分，舞会结束了，当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麦克·理查逊一起离去时（这种主体间的关系即将消失），劳儿不停地叫喊说：“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再比如当让·倍德福问她“想要什么”时，尽管明显做了番努力，她还是回答不上来。后来“在流泪中她语似恳求地说：‘我有充足的时间，它是多么漫长！’”（第21页，根据英文略有改动）。她以为自己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但曲终人散，只有她自己还固执于那“扫视的瞬间”。

正如我们在这个智力游戏中看到的那样，对于不得不参与游戏的三个囚犯来说，作为逻辑活动之起点的“扫视的瞬间”只有一刹那，主体必须从“我是什么？”这个疑问迅速过渡到“如果我是……”这个“理解的时间”。劳儿的问题就在于她在起点上就被劫持了，永远固执于“我是什么？”这个问题，她不知道，如果不预先做出一个虽不充分但却必不可少的假设，这个最初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回答。这就是她苦苦追寻但始终无法把握那个词语——可以回答“我是什么”的那个能指——的原因。杜拉斯对折磨劳儿的这个痛苦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我相信这段文字必定是使拉康大吃一惊的地方之一：

它又开始了：关闭的、封固的窗，夜色下被筑上围墙的舞会，将他们三个人，只有他们三个人存留住。劳儿对此深信不疑：在一起，他们会被另一个白日、至少另一个白日的到来拯救。

会发生什么呢？劳儿没有在这个时刻所敞开的未知中走得更远。对这一未知，她不用有哪怕是想象的任何记忆，她一无所知。但是她相信，她应该深入进去，这是她应该做的，一劳永逸地做，为了她的头脑和她的身体，为了它们那混为一体的因为缺少一个词而无以言状的惟一的大悲和大喜。因为我爱着她，我愿意相信如果劳儿在生活中沉默不语，那是因为在一个闪电的瞬间她相信这个词可能存在。由于它现在不存在，她就沉默着。这会是一个缺词，一个空词，在这个词中间掘了一个窟窿，在这个窟窿中所有其他的词会被埋葬。这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锣也许可以留住那些要离开的词，使它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把所有其他的不是它的词震聋，一次性地为它们、将来和此刻命名。这个词，因为缺失，把所有其他的糟蹋了、玷污了，这个肉体的窟窿，也是中午海滩上的一条死狗。其他的词是怎么被找到的？通过那些与劳儿的故事平行的、窒息在卵巢中/充斥着践踏和屠杀的随处可见的故事。而在这些尸骨堆积到天际、血型永无止境的故事中，这个词，这个并不存在而又确实在那儿的词，在语言的转弯处等着你，向你挑战，它从来没有被用来从它那千疮百孔的王国中提起/显露出来，在这一王国中消逝着劳儿·瓦·斯泰因电影里的大海、沙子、永恒的舞会。（第42—43页）

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儿之劫》，第143页。凡出自本书的引文，以下直接在文中注明页码。

杜拉斯是这样描写这种抛弃的：在T滨城的舞会的众多方面中，最使劳儿迷恋的是它的终结。正是在它终结的时刻，黎明以难以置信的残忍降临了，并将她与麦克·理查逊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这一对永远、永远分开了（第40页）。

这个词语是一个可以表现劳儿在象征世界中的位置的能指,它的缺席正好说明了劳儿在生活中为何总是与任何其他人疏离,仿佛她与世界之间具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叙述者说:“对她一无所知就是已经了解她了。依我看,对劳儿·瓦·斯泰因还可以知道得更少。”(第79页)“对劳儿的接近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接近她或者远离她。”(第106页)被劫持的劳儿被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刹那间,不仅她的时间被定格在此,她的空间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发展,正如小说中指出的那样,自从这个事件之后,劳儿的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米涅克·霍恩斯说:“劳儿在娱乐场看见的那一幕情景不仅只是叙述的起点,也不仅只是一个创伤性的起源,它还具有一种力量,使任何叙述都变得不可能:它就像一个黑洞,吸走了每个人物以及他们的历史。这一幕情景具有一种内爆性的效果,使得任何想在空间或者时间上做伸展的努力都极为不稳定。”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空词可能就是她在舞会上一瞬间内经历的那场灾难的语言学上的压缩,一种绝对的遗弃,这种遗弃将她直到那时以前抱有的一切想象的确定性都化为齑粉,或者用布朗肖的话说,这是对灾难的书写。这个词因此是不可能说出口的,不可能以任何语言和文字读写的,因为它模糊了一个被冻结了起来的不可推翻的幻影。

不管是在这个智力游戏中,还是在《劳儿之劫》中,与发生在镜子阶段的那出戏一样,至关重要的一点都是:只有从一个对象/客体的立场先行“跳进”一个主观立场,人才能获得他的主体性。“这出戏的戏剧性不在于谁被甩在了后面,而在于被当作一个客体甩在了后面。进一步说,要将这个客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客体,人们需要他人的凝视,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出戏中的这个客体其实是一个非客体(non-object)”。劳儿就像囚犯A一样,发现自己处在麦克·理查逊(囚犯C)的凝视之中,这个凝视受到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囚犯B)的中介。现在我们明白了,劳儿在那次舞会的“原初场景”之后,为何会把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欲望上:渴望“凝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被她的未婚夫雅克·理查逊脱光衣服。劳儿的全部欲望不是别的,就是“凝视”,因为她仍然滞留在“扫视的瞬间”,只不过她把瞬间变成了无穷。正如拉康解释的那样,就是这个“凝视”定义了她的幻象的语法。劳儿和雅克·霍德的交谈证实了这一点:“‘十年以来我相信只剩下三个人,他们和我。’我又问:‘您想要什么?’带着不折不扣的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沉默间歇,她回答:‘看他们。’”(第106页)

这种三角动力学导致了一个不可能的立场,就其不可能性来说,这个立场是实现主体化的惟一途径。拉康在他的论文《逻辑时间和对先行确定性的断定》以及他的整个文集中不断回到这个问题,这都是因为他想强调主体化如何才能实现,人如何才有可能思考或者将它的出现用概念来表达。他在《作为我的功能之构成形式的镜子阶段》这篇文章中强调的也是这个。拉康要强调的是,主体化的实现必须要有象征秩序。象征秩序的介入,把客体与它自己切割开来,使主体只能在构成这种秩序的那些元素之间的间隔中才能发现自己。

但要回答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些疑问,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爱”?因为,智力游戏中将三个囚犯结构成一个三角关系的动力是逃离监狱,而在《劳儿之劫》中,将劳儿、麦克·理查逊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三角关系结构起来的动力是爱。正如拉康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她的未婚夫突然抛弃她之后,劳拉·瓦莱里·斯泰因(Lola Valérie Stein)突然决定简单地称自己为劳儿·瓦·斯泰因(Lol V. Stein)。如果我们按轻重节奏念她简化后的名字,我们读到的不正是“Love”吗?但是,就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爱”仅仅只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事情吗?抑或它还涉及第三方?如果“爱”仅仅涉及两个主体,那么劳儿的劫持/迷狂就是无法理解的,这篇小说为我们提出的上述谜题也就无法破译了。在坠入爱河的那一刻,对存在的欠缺(lack-of-being)的幻影般的支撑被暂时悬置了起来,就像一个人被安置在了对他者的欲望的欲望对象的位置上。爱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它的隐喻是一个回答,这个回答通过我们自己的欠缺(欲望)把人从对

象位置上拉了出来。为此人需要做两件事：首先，人必须幻想那个对象立场事实上会是什么——他/她要什么。其次，人必须让自己从那个立场脱离出来。因此，拉康的幻象公式表达的正是爱的隐喻的内涵：\$ a (被抹除的主体与对象a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那样，劳儿的症结就在于她就这个对象立场陷入无休止的疑问中。

在那场事件之后，她沉睡了十年之久，直到遇见塔佳娜和她的情人雅克·霍德。由劳儿、雅克·霍德和塔佳娜构成的三角关系与第一个三角关系部分重叠了，雅克·霍德不过是麦克·理查逊的替身：“我变得笨手笨脚起来。在我的手放到劳儿的身體上的那一刻，一个陌生死者的回忆来到我的脑际：他将为永恒的麦克·理查逊、T滨城的男人尽责，与他相混，彼此不分地搅在一起合二为一，不再能认出谁是谁，在前、在后还是在过程中，将在一起失去踪迹，失去名字，将这样一起死去，因为忘记了死亡，一块一块地忘记，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第115—116页）而塔佳娜则是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替身，后者最吸引她的是她那领口开得很低的一袭黑衣，或者毋宁说是这一袭黑衣包裹着的身体；而塔佳娜最吸引她的则是她那黑发下赤裸的身体。尽管雅克·霍德已经因为劳儿而不再爱塔佳娜了，但劳儿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相反，雅克·霍德必须一如既往地对着塔佳娜着迷。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儿对雅克·霍德是毫不在意的，她在意的是雅克·霍德眼中的塔佳娜。第二个三角关系似乎重复了第一个，但其实微妙地破坏了那种对应。劳儿安排雅克和塔佳娜在屋子里做爱，自己则躲在外面的麦田里“观看”——如果能这样说的话。但是首先，从她所处的位置她一点也看不见实际的过程，只有当他们站在窗户边，她才能看见这两个情人。其次，只有雅克一人知道她在那里。事实上，正是劳儿在麦田中的存在才使雅克推迟与他的情人断绝关系，塔佳娜越来越不能吸引他了。他在她的耳边倾诉的那些激情似火的情话其实是对劳儿说的。我们可以说，在两个三角关系中，都有一个被一种过分的快感限定的角落，这种快感把痛苦和欲望连接起来，同时又向一个更远的空间敞开。在第一个三角关系中，劳儿占据了位置，在第二个三角关系中，雅克·霍德占据了位置。事实上，正是不知情的塔佳娜替代了劳儿，正是因为这个，她才越来越绝望地陷入了对雅克的爱中。同时，劳儿必须相信这个虚构，即雅克·霍德拥有了塔佳娜这么一个美妙的情人。

这个文本叙述学上的不确定性也体现了这两个三角关系的交叠。在小说相对较早的前面部分，我们通过劳儿的眼睛发现一个男性人物。后来他不仅变成了雅克·霍德，塔佳娜的情人，而且变成了整个小说的叙述者。借助叙述学上的似是而非性的某种扭曲，人们不得不假定他在故事中提到了自己的存在但没有说他是谁。当他最终承认自己的存在时，就发生了一种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她们手挽着手走上台阶。塔佳娜向劳儿介绍皮埃尔·柏涅，她的丈夫，还有雅克·霍德，他们一个朋友，也就是我——距离被穿越了。”（第72页，根据英文略有改动）这种转变决不是不可更改的。在许多场景中，叙述都在两者之间摇摆。

问题的关键是凝视。小说的核心情节，那个窥淫狂性的场景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将劳儿、雅克和塔佳娜联系了起来，拉康详细评论了雅克的焦虑，塔佳娜的绝望，他们二者都受到“劳儿的法律”的支配——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继续取悦她。拉康认为不能将劳儿定义为一个窥淫狂：她心不在焉的眼神更加接近凝视的作用，凝视的作用与其说是要看见你，不如说是眼睛希望捕捉一个幻影。从整个小说中放射出来的那种魔力因此取决于眼睛与凝视、爱与欲望、形象与痕迹间的分裂。当拉康说劳儿为雅克·霍德把凝视提升成了一个纯粹的对象时，他的意思是说，劳儿的成就与其说是实现了一个变态的幻象，这个幻象将重复她对被另一个情人抚弄的另一个赤裸的身体的固恋，不如说是这种幻象的升华。

劳儿无休止地想知道他者欲望的究竟是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第一个三角关系中，这就是她痴迷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原因，在第二个三角关系中，她把这种痴迷转移到了塔佳娜的身上。我们知道，幻想就是上演对象a的舞台。在第一个三角关系中，上演对象a的幻象是“看他为一个不是她的女人脱光衣服”，在第二个三角关系中，上演对象a的幻象是塔佳娜“黑发下赤裸的身体”。他者欲望的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劳儿痴迷不悟的问题。当她想以一个词语来

回答这个问题并让自己去等同于这个词语时,这个词语失落了。“不能认为这个欠缺指向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可以命名被人欲望是什么意思,而应该这样理解:这个失落的能指的惟一作用就是把她与这样一个对象立场隔离开来”。

我们可以将劳儿茫然的追寻理解为她想寻找到一种神圣而纯粹的爱。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一出现,劳儿立刻就痴迷于麦克·理查逊的对象a(他究竟想要什么?),她被劫持了,永远无法挣脱出来。要在他们三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对象a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在那个智力游戏中,虽然每个囚犯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二人根本不同,但为了让其他二人彼此建立起联系,他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立场带来了两个选择:或者他停留在那个对象立场上,并被甩在后面,或者他离开这个对象立场加入其他人。第一个选择使它滞留于用于理解的无穷的时间中,但是在遭遇他人的限制(他人是会离开的)时,会遇到一个障碍。在第二个选择中,人将这个无穷主体化,从而拥抱受到的限制。承担限制需要两种运作:分离和阉割:放弃作为对象的立场,人必须使自己服从一个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人只能作为存在的欠缺而存在”。

劳儿的声明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说它是真实的,是因为当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一出现,劳儿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后者的身上,麦克·理查逊变成了一个无限遥远的消失的背景。说它是虚假的,是因为劳儿对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全部好奇都建立在一个疑问上: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迷恋你?劳儿占据了对象a的立场,但不是她自己的欲望的对象a,而是麦克·理查逊的欲望的对象a,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者的对象a。就像婴儿渴望成为母亲/他者的欲望对象一样,劳儿也渴望成为他者/麦克·理查逊的欲望对象。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名字将婴儿与他者隔离开,引进象征秩序,婴儿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劳儿的问题就在于她缺少一个词,一个词已经失落了,因此她无法使自己离开这个对象/客体立场,她无法从一个客体变成一个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儿被“劫持”了,她的主体性被劫持了。

通过拉康来阅读《劳儿之劫》,我们可以明白结论的时刻是如何出现在爱的逻辑中的。爱存在于立场的转变,从他人的欲望的对象/客体转变为欲望的主体。正因此,爱要存在就有失落:为了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人必须发明出他或她在他者的欲望中会是什么,并因此失去人真正的所是。爱就是用这种失落去欲望。劳儿·瓦·斯泰因揭示了,要使这种哀悼变为可能,就必须对认同点具有一个基本但不合道理的“相信”。爱就是质疑这个认同点,知道人只能表演它的存在。爱的奇迹在于,人必须从被他人当作对象/客体爱,过渡到作为主体去爱他人。正如多米涅克所说:“这种转变需要主体先行地认同于象征秩序中的一个能指。但劳儿·瓦·斯泰因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她对这个对象/客体立场的忠诚。我们要从劳儿·瓦·斯泰因学习的不是她神秘的遗弃,不是雅克·霍德无法理解—‘获得’她,不是她已经做好准备以一种方式去试验爱,这种方式把“恋爱关系”这个表达变成了一个荒谬的矛盾修辞……我们应该从劳儿·瓦·斯泰因学习的是,在任何爱情中,她的立场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时刻。”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宋蒙

在那个逻辑推理游戏中,与这个问题对应的是:在他们的眼中我究竟是黑的还是白的?
Dominiek Hoens “When Love Is the Law: The Ravishing of Ld Stein”.